

時間點位於異聞一女子學院事件之後幾天。

起因是這麼一句。

那天吟柳跟著魑回到室町家之後，只是一句非常隨口的一句：「欸，蠢龍，流跟你一樣雙色髮耶....你們該不會兄妹之類的。」

純屬玩笑話，流都有狐妖血統了怎麼可能又混個蛟。

結果好像捅出了甚麼大洞，至少他看到那喜好女孩玩意的魑雙眼整個發亮。

+

說來想約狐之女出來真要花費一番功夫，弄不好就要展開蛟與九尾狐的激烈對決——身體上的。只是喜歡女孩兒而已嘛——而且羽尾當家說來也挺漂亮，站在那就很賞心悅目。

再這麼下去你女兒的好姻緣都要被擋光啦。

蛟悠哉喝茶吃干貝，然後看著捲在角落陰暗長菇的九尾，儘管方才那句話只留在內心沒說出來，但這場面看來是蛟贏了，而且還游刃有餘。

「羽尾當家，咱們出去走走唄？」完美至極的勝利微笑。

「是！好.....」流剛才也親眼見識到蛟與狐之戰--語言上的，而結果就是父親大人拖著尾巴在旁生鬼火。「室町先生.....父親大人沒問題嗎？」難得的假期，父親沒法撒嬌一定很難過。

「堂堂九尾哪可能就這樣被擊垮。」而事實上的確是被打趴在地，魑望著羽尾當家許久，「妳就這樣出門？外頭可是冬季了喔？」蛟只怕熱不怕冷。

「是.....因為.....」狐妖血統本來就是個大暖爐。這句話在流說出口前止住，她想起小時候一次的糗事.....

「呃，冬衣，沒有.....」因為平日假期都在家裡跟父親聊天，出門用的冬衣完全沒準備。

他眨眨眼，前一句怎麼感覺話未盡。

「這樣，失算。」本以為對方至少有一件能在冬日出門的衣物，沒料到居然沒有，反正自己也不怕冷——

「吶。」將自己身上的外褂和披肩塞進對方懷裡，「走唄。」趁著那隻女兒廚的狐狸父親轉頭前趕緊離開，免得又開始大吵大鬧小流交男友之類。

「嗚.....」看著塞進自己懷裡的外褂和披肩，流想也不想的又塞回去。「室町大人我沒問題，呃嗯.....狐妖血統.....不怕冷。」雖說很自豪自己有父親的妖血統，但要說出口還是有點不習慣。

「不、不然.....晚些室町大人陪同我一起採買冬衣？」怯怯提議，然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換上私服的流多了些許不安，跟著軍服的她有不小差別。

「居然直接拒絕人家的好意，受傷。」魑悶聲，落寞穿回褂衣。

「嗚，呃……」流有些慌張，看著對方手上還沒來得及批回的批肩。「失禮了！」一把搶回來批上。「……失禮了……」焦急到臉都紅了。

流聽見很細微的噴笑聲。

「鬧……鬧著妳玩的……」魑掩嘴憋笑，連話都說不好，「……不用…那……麼緊張……」伸手揉揉對方又細又軟的粉橘色頭髮。

「嗚……」流眨眨眼，反應慢了拍回過神「……！？」瞪大眼睛看著原來剛是在鬧著玩的魑，挑起眉認真思考該怎樣才能咬到對方鼻子。然後洩氣的轉而學上某隻三尾狐的招牌動作。

舉起手槌--輕敲下去。

「啊啦，被敲頭了。」呵呵笑著，「羽尾當家太可愛了，忍不住想欺負，吶，想買甚麼？服裝方面人家可以給予意見的喔。」魑灣身好讓自己的視線與對方同一水平——讓女孩子抬頭看自己是不行的呢。

「嗚……冬衣。」眨眨眼有些意外對方還特地彎身，開始反省自己剛才失態的舉動，她舉起手拍拍自己敲過的地方。「不要叫我當家。」

「唔嗯，這樣的話想要人家稱呼妳為甚麼呢？」女孩子果然軟綿綿的很可愛，尤其是眼前這位漂亮的狐之女。

「嗚嗯……名？還是……」突然想起吟柳這次讓魑來找自己的原因，「……兄長大人？」輕輕投下砲彈火藥。

流看見對方臉上的笑容瞬間僵化。

「……請、煩請羽尾閣下再重複一次？閣下方才稱呼妾為？」震驚到連說話方式都變了。

「嗚恩~兄長大人？」流眨眨眼，像是發現些甚麼的微蹲低，舉袖遮掩半臉靠近對方。還刻意加重語氣。

驚嚇過後就是冷靜的應付時間，動作熟練的將捉弄自己的狐狸流一把抱在手臂上——開始轉圈圈。

沒有惡意，只是現在的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興奮之情。

「呀—！人家第一次有小妹子——！」開心過頭的魑甚至還不自覺的引來造景池裡的水在他兩身邊圍繞，清澈的水裡頭還游著幾隻錦鯉。

「室、室町大人！請冷靜！」流現在才發現自己好像歪打正著，反而讓這隻蛟興奮到望了控制。第一次被這樣抱著轉讓流慌張到改回稱呼。

「欸？室町大人？」一聽見這稱謂魑立刻冷靜，正確來講應當是失落才對，圍繞在身邊的水好像都要消失了……幾隻錦鯉似乎頗有靈性的望著流求救。

效果也太好，流覺得自己好像看到撒嬌不成的父親大人，「那……兄長大人？」

「……認真的？」小心翼翼地確認，人型沒有獸耳，但怎麼現在看都能看到隱形耳朵垂下。

看來之前真的太打擊對方了，流暗自在心裡反省，才用力點頭。「兄長大人。」又再說了一次。

這回魑不敢再暴衝，改以甜的都好像能融出蜜糖的笑容回應。

「小妹子——」又柔又綿的聲音，看來真的相當開心能有個小妹，儘管沒有血緣關係。

「小妹子——小妹子小妹子——」身體和術力有好好控制，卻換成語言暴衝。

雖然說有心裡準備，但看到這樣柔軟又甜的笑容和嗓音，還是讓流有些害躁，「那、那個……」還有那些魚還被困在水裡。「兄長大人，魚……」指指那些飄在半空的水。

「魚？」順著流指往的方向看去，便見著被自身妖力招引而來的水，還有困在其中很是無辜的魚。「噢！失控了！」慌張對著錦鯉道歉，並將牠們連同池水放回去。

原來是失控不是故意嗎？流靜靜看著魑將池水放回去，又舉起手拍了拍——糟糕，已經很習慣對待父親大人的模式了。

「兄長大人……我們去逛吧？」雖說是自己提議，但流還是每說一次就紅臉一次。

「流臉紅的樣子好可愛——」意外獲得小妹的魑開心到忍不住逗她玩鬧，而且似乎不打算把人給放回地面了。

「吶啊，除了冬衣還有想要的？」這是一個兄長寵妹妹寵到人神共憤的前奏。

「嗚……」因此，流只能繼續摟好對方免得不小心被摔到，「冬衣就……兄長大人決定。」看到有誰又一臉委屈的模樣，流反應快的中途改口。

「可是也要小妹子喜歡才行，吶？」流熟悉的那種微微刺著皮膚的感覺又再度襲捲而來，但這回卻沒有想像中的持久，看來伯父大人對於轉移父親大人注意力這方面已經很有一套。

「小妹子喜歡甚麼顏色的呢？可愛點還是樸素點的？雖然不怕冷保暖性還是很重要，感覺小妹子很適合偏重點的顏色呢——可是偶爾穿穿淡色系的似乎也有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知道現在學著製衣來不來的及在春天給妳弄套衣服呢——」邊抱著新得來的小妹邊往人類市集走去。

「是……嗯……嗯……」流很認真想回答，可是發現以往自己都是父親給她什麼就穿什麼，而且往往是非常華麗的高檔服飾，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賺來的。

「兄長大人……放、呃、都試試如何？」有種直覺，提議放下來自己走或許又要安撫他……

「看來那隻大狐狸真的很溺愛流呢，所以才會讓妳變得只會順從別人的想法而不去思考自己，很溫柔可是不行。」他騰出一隻手順順對方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的粉金色頭髮，「討厭或是不舒服的事情可以說出來，如果是真心對妳好的人一定會諒解……像現在，是不是想著兄長大人能不能把我放下來之類的？」那雙異色瞳滿是笑意，這麼近距離之下才發現眼中隱約透著妖異的紅。

「噢、呃……」被那雙真正的妖瞳凝視，讓流差點忘了呼吸，況且還有那好像看透些什麼的話語。「……是、呃……可以放我下來嗎……兄長大人？」焦急到滿臉通紅。

「好。」還真的馬上將人放回地面，「腳酸可以說喔，吶啊……」魑彎身免得流又得抬頭看自己，「現在小妹可以回答人家，想要那種款式的衣裝了嗎？」

「呃……是……」流眨眨眼，開始觀察起附近來往的人們衣著，突然往上方正上方的藍天看去。「藍色？」

「唔嗯，藍色嗎……鐵藍的感覺好像很適合小妹呢。」魑又將身體壓得更低，水平視線成了仰望。「小妹子、流，很怕我嗎？」總覺得對方似乎一直處於神經緊繃的狀態。「噢……？」流錯愕，眨了眨眼搖搖頭。之前也有人這麼問他，而且好像也是對方認識的。「不會。」微笑，伸手拍拍湊過來蹲低的頭頂。「兄長大人很貼心。」

「……啊……」看著有點失禮的舉動，流又慌了。太習慣跟父親大人的模式了。

「流說人家貼心呢，開心。」半刻意的磨蹭對方的軟頰，雖然說是蛟，高階蛇妖，卻感覺好似沒有毒牙的小蛇。「那就先去買妳的衣服唄。」牽著對方免得沒留神走失，在人類市集裡要尋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人多吵雜，不管是靠著氣味亦是聲音都非常困難。

帶著流拐了幾個彎來到位於暗巷之中，自己經常光顧的服飾店，但與其說是服飾店還不如說非法黑店較為妥當，店門口滿是不知名的植物盆栽，有的還貌似枯萎，沒有招牌連門把都感覺要腐蝕脫落，魑連續轉了好幾回才成功打開入內。

這是雜貨店吧，撇去幾乎無法通行的店內走廊，來自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物品堆得比山還高。「……啊，還是一樣不想整理嗎……」魑帶著些許困窘的表情說道，一手護著流一腳踹開擋路的布料棉絮直達應該是櫃檯的地方。

只有這裡乾淨——跟周遭環境比起來，至少有手能擺放的地方，魑一把將流抱坐上木台，吩咐她在這待著東西別亂動之後就跨越櫃台與後台的活動門，大概是去叫店長出來。

平常除了宿舍或與父親共住的小屋外，很少有機會坐在如此陌生的店家環境。流不由得端正做好，也很快鬆懈下來用另個比較隨性的坐法坐。好奇的觀察這裡的環境，突然視野某處發出微弱的白光，她眨了眨眼，仔細看才發現是……

「你好……？」一個頂著杯碗的小小妖怪。小妖怪像是嚇到的，迅速消失留下一個杯碗。「……」流看著，看到那個小妖怪又露出頭探頭，又驚慌縮回去。她笑著轉開視線不再欺負它。

轉開視線的流這回又聽見四處傳來細微的聲響，布料摩擦的沙沙聲、陶瓷與金屬碰撞的叮噠聲、還有一些貌似在低聲討論的妖語。

幾對如寶石地閃爍眼睛毫不掩飾自黑暗之中注視流，感覺不到活物的氣息，大概也是屬於附喪神之類的存在……好像看到布做成的貓尾在晃動了。

面對那麼多隱藏在物品中小妖小怪，流反而被提起興趣的一直看著那晃動的貓尾。她思索著，最後輕聲開口，「喵？」

『喵。』『喵鳴。』『喵～～』『喵喵—』

此起彼落的貓叫聲，隨後跟著探出身的是大小不一的動物布偶。

一對貌似雙子的兔布偶率先跳到流身邊，黑兔子好奇的在流身邊繞圈打量，冰藍兔子則是安靜望著流，在發現雙生好像要開始對客人做出不禮貌的舉動時，搶先拉住雙生較短的耳制止。

『嘿，妳，會拿著刀砍殺妖怪嗎？劈哩啪啦的喇喇——』黑兔身手俐落跳躍旋轉、地舉起手刀劈砍，與祂身體一樣長的黑兔耳有好幾次差點揮拍到在旁邊相對安靜的藍兔。

「咦……呃……」流低垂頭抿唇，這個問題她回答不了。

因為，她最近已經開始苦惱、迷惘，現在還只是上等兵耶……

查覺到客人的困擾，藍兔子先是推推身邊還在學活動寫真的雙生要他停下來，接著一手壓住雙生的頭迫使他彎腰，自己則是跟著九十度鞠躬道歉。

『實在是非常抱歉，讓您感到不悅。』

『對不起啦……』

而這時，一直在旁觀察的褐色羊偶跟著跳出來，拔出一直插在背上的針頭，塞了幾根到流的手中然後轉身指指自己的背。

「咦……咦、要我插……嗎？」愣望手上的針和羊布偶的背，看的出來是設計作給針插的。「是懲罰嗎？」

褐羊偶搖頭，『讓妳消除不愉快。』大概是出氣偶那樣的作用，『給妳插。』雖然是布偶，可是那些針頭看起來很銳利，插進去貌似會出現很痛的幻覺……

這跟懲罰有什麼不同……

流抱起褐羊偶，指頭拍拍低垂的小頭。「這樣就好了，謝謝你。」無奈微笑，又拍了拍。

流這個舉動吸引更多小妖出沒，一大群各式各樣的妖怪圍著流，飄在空中的走在地上的幾隻還很不客氣地爬到流的頭上或是坐在肩膀，也看見大概是一個系列的紅狐偶和拿著一枚精美的小鏡非常有氣質的紅色貓偶。

『妳好溫柔，跟那些笨蛋不一樣！』黑兔偶恢復能力很強，馬上又活蹦亂跳了。

『對啊對啊，跟那些口口聲聲說斬妖除魔的厄除不一樣，在我看來他們才是要被懲罰的笨蛋！』小妖你一言我一語的開始對流訴苦那些激進派的厄除是怎麼粗暴兇殘。

「你們是來考驗我的嗎？」流好氣又好笑的，指尖稍稍用力的壓壓那幾隻小妖，不過發現自己也無從替厄除同寮說話……

雖然笑著，可是內心又沈了點。「你們有名字嗎……呃，能稱呼的就好，呃我叫流。」聽說部分怪異有真名的顧慮。

『名字啊，不需要！』黑兔偶又開始武打動作，『我們都是用肢體語言傳達訊息的，流，因為一起住在這也有相當久的時間了呢。』手持小鏡的紅貓偶笑著回話。
輕柔的語調、襯托氣質的白紗連身裙讓祂看起來高貴不凡，宛若女神。

正當流要接話時，木門咿呀打開，滿身泥土味的魑看起來有些狼狽，「小妹子走到哪都很受歡迎吶。」他看來有些無奈地拍拍身上的濕土，而從後頭跟上來的是相當高大的遮臉男性。

魑都還沒開始說話那名遮臉男性狀似見到珍稀寶物的衝向前，寬大的掌一把將流舉高，「素材！良好的素材！多久沒見過這樣品質精良的材料了！！！請妳務必一一喔嘆！」
「不要這樣對待人家的小妹子啊混帳，冷靜點，要人家給你澆除草劑嗎？」
魑狠狠揍了那名男性一拳，順勢將驚魂未定的流給移轉到自己手臂上抱好。

「噢……」流愣望突然出現的高大人和暴怒的魑，久久才輕扯抱著自己的人的衣袖。「請問……素材是……？」好像無法跟上他們話題。「兄長大人朋友？」都打鬧成這樣了。

「損友。」魑完全不給情面秒速回應，「啊哈哈，的確是損友啦，不過水跟木的相性應該要很合，我跟這隻蛟就是可以吵起來。」高大男子不以為意聳肩，「不過你從哪拐來的小妹？我該叫保警來嗎？」

「你可以去呼喚值勤中的厄除過來，然後人家跟流要先跑。」

「那還是算了。」

這邊結束小拌嘴後魑才想到似的回答方才沒有回到的問題，「啊，素材是指妳喔，流，這傢伙習慣把東西稱為素材……唔，好素材這個用在人身上就是衣架子的意思囉。」魑對著流調皮眨眨眼。

「可以把素材讓給了我嗎？」

「人家可以拿除草劑在旁邊監視？」

「不行，貓寵會衝出來擋。」

「除草劑只對你有用的唄。」

「……我相信木靈不會區區幾滴除草劑就死。」

「喔？」

「對不起我錯了。」

魑輕笑幾聲才將流放到地面，「吶，小妹要弄幾套冬衣。」

「這樣，可是我記得……」男子忽然逼近流，透過鵝黃色的遮臉瀏海隱約能窺視到藏在底下那雙異常妖媚的桃晶色的豎瞳，「狐妖都不怕冷才對吧？」

——噢？

在流還在悠哉看著兩人拌嘴的時候被那對妖眸直盯，讓她順間忘了吸氣，直到對方移開視線才狼狽點點頭。

「是……可是……想稍微像點一般人……」總覺得，父親大人知道會很難過。

「人想妖，妖想人，怎麼總是往反處跑。」男子說了一連串貌似沒有含意的話之後往腰間的小布包抽出工具，「妳的兄長大人實在——太擔心妳的安危了，就直接這裡讓我量身吧。」

「恩，是！」慌張回話，後來才發現自己不小心又緊張過度，有點挫折點頭。「是.....麻煩你了。」

所以說剛才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上秒還見著眼前的人手正在拉長皮尺，現在怎麼就見著他手上拿著紀錄身體數據的紙在幾眼前晃，仔細一看，上頭密密麻麻的一堆圈圈數字長條體。

「可惜，胸圍大點就.....」

「先跟你說，流的父親是九尾狐。」

「嗯，現在這樣感覺也很完美。」

看來九尾狐這名號一端出來，誰都不敢對自己動歪腦筋。

流放鬆的笑出來，也許是誰可以跟人逗嘴幫忙舒她心情吧。「兄長大人，謝謝你。」也才注意到自己好像挺容易緊張。

「哎，小妹笑起來真美呢。」魑寵溺的揉揉對方的臉頰，「紫色應該會相當適合考慮到今年冬季設計流行花樣配上金和綠女性的感覺要輕盈透徹如水晶但.....」服裝設計魂無預警燒起來的男子碎念的執筆，紙張看起來都有種要燒焦的錯覺。

不一會兒的功夫就火速弄出五套冬季衣裝，男子自豪的拿起設計圖給流挑選。

冒著薄汗的額頭讓劉海遮蓋的功能略減，那雙桃晶瞳更加醒目。

流發現，身為厄除自己意外不會和父親大人意外的怪異相處，她就這麼被那雙妖眸給吸引，久久移不開視線。

「嘎——」某個沙啞似獸類低吼的聲音將流拉回神智，而流也看到一隻大狗大小的山貓趴在木靈頭上，正巧遮住那眼。

「怎麼下樓了？」只見男子一手將山貓給抓下來抱入懷，還順便親下貓耳。

「你家小妹似乎沒辦法抗拒我的眼睛啊。」無奈笑著後退幾步。

「人家覺得能抗拒你的眼睛的，這世上應該找不到幾個。」

「這該高興還是難過啊。」他無奈搔搔臉頰。

「嗚.....」有種被否定的感覺，流抿起唇非常不甘心的——回瞪。耀眼的金眸和非人的直線豎瞳，展現出自己的另一半血緣。

「果然是非常良好的素材啊，但有點容易爆氣，身為當家還非常不夠格。」

「不要一直欺負人家的小妹，混帳。」

「好啦好啦。」男子不以為意的聳肩，後隨想到甚麼似的彎下身，寬大的手掌將遮臉瀏海刷的往後梳，露出那對讓流一直失神的桃晶妖瞳。

「忽然想到還沒對妳自我介紹呢，我是斐尼，桃花木靈。」

被過長瀏海遮住的容貌非常俊美，真不愧是桃花木——令人不禁這麼感嘆。

「流妹妹想找好對象的話我可……喔嘆！」

「嘎吼——」第一個發難的是被斐尼抱在懷中的大山貓，他貓耳往後擺咧開嘴嘶吼著表達不滿。

被小小的混亂打斷怒意的流是更為沮喪，她無法理解平常穿上制服時總是可以很冷靜，怎麼換上私服後自己的情緒就似乎不如自己想像。

她抬頭，本能的想找人尋求答案。

「對不起對不起，乖喔乖喔。」發現自己的愛貓在吃醋了斐尼連忙收斂，安撫哄騙。

而在旁以溫暖視線觀看的魑則是一臉活該的嘲諷，隨後揉揉流細軟的粉橘色頭髮。

「流穿制服的時候感覺很緊繃呢……像是在逞強？」

流微微張大眼，她剛應該沒有把疑問問出口，如果說是讀心的話也就罷，那為什麼連自己穿制服的樣子也瞭若指掌？

「兄長大人，你看過？」問出口才發現根本沒問到邊。

「……小妹，妳的記憶力……」前幾天不是才見過面？

稍微慢了拍的思考對方所謂的『記憶力』，反應過來馬上刷紅臉，「嗚……才那一下就看得出來？」的確，在校舍裡有見過面，可是就那短暫的幾句話吧？

「唔嗯，現在的妳跟校舍時候的妳感覺有所不同……現在就自然許多了呢。」幼狐，這形容詞魑並沒有說出口。

「嗚……嗯。」有些沈重點頭，半剎才重新抬起頭。「能認識兄長大人太好了。」軟軟微笑，這是父親大人永遠不會說的真相吧。

「要不試著和妳家的父親談談？」總覺得這對父女之間的相處似乎有些問題正在慢慢浮現。

「嗚……」笑容僵住，流低下頭有些難堪的視線左右飄逸，「兄長大人……我的想法那麼好猜……？」有點不甘、不，是非常不甘心的很大挫折感。

「小妹很容易把心裡話寫在臉上……」是太放鬆的關係吧，魑頓時有些慌的才想起那些設計圖。「流，看看喜歡那套唄？」生硬的轉移話題。

「嗚……嗯……」好像又是突然打斷轉移話題，流只能氣餒的轉向設計圖上看，面前是經過洗練筆法速寫出來的各式華麗衣裳，不知道是不是設計者的喜好，總覺得好像都跟傳統服飾有些不一樣。

「兄長大人覺得呢？」又習慣將問題拋給人時注意的一套上面有狐狸紋飾的服裝，看起來像是以狐狸為發想所設計的甚至還有如狐尾的披肩。「這個……？」

「哎，這件好可愛！披肩好可愛！流穿這套一定很好看！！」流望著興奮到好像都能看見蛟尾在甩的兄長大人。

魑馬上拉住在旁安撫愛貓的斐尼，興奮要人快點去製作衣服，只見斐尼抱著愛貓進入工作室，不一會兒的功夫——連那些小妖小精都還沒跟流鬧個過癮斐尼就帶著一套剛製作完成還有些發燙的服裝出來。

「去試穿看看吧？我看看哪邊要再修改的。」斐尼已經將瀏海給蓋回去了。

速度也太快，流有些吃驚的看著效率奇高如今已經躺在他手上的新衣。

「……謝謝你。」注意到對方特地遮蓋住他的眼睛，流彎身鞠躬道謝，才被在場所有生物推向更衣間試衣。

魑在已經期待到不自覺的讓屋外的池子水招喚進屋內，至於斐尼根本沒有心思去顧及礙眼的水，而是在旁輕聲細語的撫平貓寵的毛。

過了段不長的時間。

「……好、看嗎？」

「小妹好可愛——！！！」不只是水圍繞，把流抱在手背上轉圈也不稀奇，這次魑的頭兩側甚至冒出往上蜿蜒的妖角。

居然已經興奮到這種地步了嗎！？

「兄、兄長大人……太……您的角~」

於是流只能在心裡哀號，再次摟緊對方等這群妖冷靜下來，不過說實在是真的很高興。

而那群小妖有沒閒著蜂擁而上，左一句厄除大人好美右一句好似神女下凡的瘋狂讚賞。

「就說是優良素材了吧，設計師眼光不會錯的。」一邊好不容易將貓寵安撫好的斐尼自豪閃光挺直。

「謝、謝你們……」流紅著臉點點頭，接受他們的讚美。雖然自己很習慣父親的誇張形容詞，但換人說之後似乎就會有些不自在。

「啊啦。」被提醒才發現自己又失控了，好在招來的水中沒有魚蝦，平靜下來後頭上的一對蛟角也就縮短隱藏。

「小妹真的很適合這套衣服喔。」笑著把人放回地面，接著是……

「給你帶了好素材來，要不要算便宜點啊——？」

沒錯，付錢。

之後又在店裡玩了一圈後，他們才離開回到街上，而流就捧著近似父親毛色的披肩窩著。

不愧為繁華的帝都，流那身時髦的改良和服並沒有在此招惹太多異樣的眼光，被其美貌吸引的人們卻不少。

似乎有點懂那隻九尾之所以如此擔心女兒出門會被拐的心情了。

「流，還有想採買的嗎？」依照習慣，魑問話時都會特地彎腰跟流視線平行。

「嗚恩.....兄長大人想去哪嗎？」流淺淺笑著，伸出手試圖想讓人正常站直。
有了毛製披肩之後流好像變的安心許多，是當成誰的替代品了吧。

「沒有喔，今天本來就是讓流外出逛逛的。」發現對方似乎變得安穩許多之後，泛起意味深遠的笑容望著狐狸毛披肩。
「飾品？還是想去休息吃中餐？」

「兄長大人餓了嗎？午餐嗎？」似乎真的完全放鬆，而沒注意到對方的笑容意涵。

「其實人家對人類食物感興趣的只有甜食.....小妹餓的話就走唄。」自然多了，幼狐。
甜食嗎？

流歪著頭，左右看附近的店家，跟平日只有夜晚出來出巡不同，現在大部分的店家都是開門營業的。

她想著如果兄長大人喜歡的話那麼.....突然眼尾掃到一間風格跟其它店面有相當大差距的店家。
「兄長大人，那是....？」有些疑惑伸手指了指

「流喜歡西方食物？」魑微笑詢問，真沒想到流會對西式物品產生興致，而流面對問話的回應是，
「沒看過.....」單純的幼狐模樣。
「這樣啊，那去嘗試看看唄？」牽著流的手，魑帶著她進入店家。

帶著些許期待，讓店內的服務員引他們入座後，流看著面前的菜單有些看傻了眼。

都是些沒見過的甜點。

「小妹先吃些熱食墊墊胃吧？」魑望向盯菜單呆愣的流，「要不然給人家點餐？流吃不完的人家可以吃。」

「啊，好。」回過神紅著臉點頭，將菜單遞給對方。「兄長大人請.....」

魑立刻就點了菜單上將近一半的品項，其中最大部份的不用多想，就是甜食。
「小妹先喝喝桌上的水唄？不用那麼緊張的啊，人家不會吃掉妳。」等待餐點上桌同時魑撐著下顎，一臉欣賞藝術品般望著流。

「嗚....恩....」還真的聽話喝起水，完全沒有為厄除時的敏銳度。
例如說怪異說吃的時候。

雖然穿著軍裝時的凜冽氣質也很好，但現在這種自然單純的模樣才是最美的，魑邊想邊伸手揉揉對方的頭。
「流有想過軍職要爬到哪個位階嗎？」既然有家族包袱，想必是被要求爬到相當高的軍階唄。

「嗚恩.....沒有.....」搖頭，眼神又落寞無措起來。

看著面前很照顧自己的蛟，流在思考能不能找對方聊一聊——蛟？
「兄長大人，可以問一下.....您的原型是甚麼樣子的呢？」

她想起大概兩年前的那個往事，不會那麼巧吧？

「唔嗯？蛟。」如同身為厄除卻對怪異所謂的“吃”沒有警覺，怪異的蛟也一樣對厄除“問原型”毫無戒備。
「黑色，頭上一對角，鱗片閃著跟髮色一樣的金青。」大概有十米長唄。

流張大眼，原來真的有那麼巧的事情？

那這樣也可以解釋當初那隻蛟所呼喚的人是誰了。「可以問一下.....您過去有被——抓過嗎？」終於想到多少該避諱，中間那個主詞偷偷的消音了一下。

「唔嗯？小妹是想到甚麼這麼驚訝。」發現對方罕見睜大雙眼，魑將剛送上來的豬排蓋飯推過去，「被抓過？人家小時候很調皮，被抓到的次數多到十根手指數不完，是指被誰抓到？漁民的話人家都快把他們的名字全部背起來了。」

流有些無奈的看著說被抓還那麼得意的人。「嗚恩....我們長官？」

「誰？厄除的話也不只一次，不過有回真的快把人家殺掉了，激進派的厄除很恐怖。」將主食蓋飯推給流之後，女給又立刻送上一份滿到杯子好像都快被撐破的冰淇淋雜燴，魑看著雙眼都發亮了。

聽到答案流都傻眼了，不過也很順手將新送上的甜點推到對方面前。
「兄長大人竟然不會討厭厄除.....」金色的眼睛充滿讚嘆與仰慕。

「因為厄除是為平民而生的唄？要我還是個人類一定也覺得妖怪很恐怖，厄除大人快出現。」但其實還是人類時候的自己就已經身處於妖魔鬼怪的環境之中了。
「流說的長官是哪位？」已經將冰淇淋解決掉2/3的魑發問。

「嗚恩.....桐月少尉.....」傻傻的順著對方問題回話，才想起這樣說根本認不得是誰，不過大概也只是隨口問吧。
「這樣嗎.....不愧是兄——」她思索，微笑抬頭結果意外迎上對方變了臉色的臉。

用動物來比喻，大概就是盤成一圈還不斷顫抖的蛟。
「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桐——」在他倆身邊開始出現異相，先是所有的液體開始出現反常波動，接著外頭原本晴朗藍天忽然雨雲聚集，甚至開始下起毛毛雨。

而讓流更為驚恐的是，他眼前的兄長大人頭上冒出的小角芽.....

兄長大人——！

流驚慌橫過桌子手用力壓在對方的小角芽，附近的民眾早就開始起疑甚至醞釀起恐慌的氣氛。

「嗚.....」就好像度假被強制拉回現實，流有些氣餒的拉起魑，往店外拖，中途還繞回櫃檯和女給道歉順便付帳。

外面的雨有變大的趨勢，就好像兩年前那天。流有些狼狽的將驚恐狀態的蛟拉回之前的製衣店，「不好意思打擾了！」語氣跟先前相差非常大。

「哎呀？」身為木靈的斐尼自然非常享受雨天，但一看見狼狽的流和頭上蛟角完整冒出的魑時就不這麼覺得了。

「流妹妹，那隻蛇到底怎麼了，嚇成這樣活脫看見桐月當家.....」
外頭的毛毛雨倏地成為暴雨。

「.....啊。」雖然不清楚過程，不過好像懂甚麼的斐尼嘆氣，抱著討厭濕氣而顯得有些煩躁的山貓坐在一堆布料之中。
「等他回神吧，只能這樣了。」

流冷靜下來又回到之前的幼狐模樣，「是我的錯.....因為覺得以前好像見過兄長大人原型.....才.....？」她抬頭，看向斐尼--剛從也說出某個關鍵字的人。

「請問.....桐月當家是指.....厄除的桐月 椽嗎？」有些意外，原來他們認識長官。

「喔，是啊，那傢伙對怪異是凶殘出名的。」聳肩，搔搔貓寵的下巴。
「不過那位當家要是這麼下去恐怕會成為魔，只追求力量而沒有自我考量的話.....流妹妹，妳知道那傢伙單挑過大天狗嗎？就像是殺雞似的輕鬆，這傢伙到底還算不算是個人啊，明明連半妖都不是。」聽見貓寵發出舒服的咕嚕聲後停手，抱高靠近臉邊，親了下貓耳。

「嗚嗯.....」流點頭，長官的事蹟她是聽說過，原來在厄除間的傳言傳到怪異這邊會是那麼可怕嗎？
「請問.....成魔？人會成妖？」雖然有點不好意思打擾對方的人貓親近還是想問。

還有.....外面的雨有點危險呢.....
看著捲縮的蛟，流認真思考要怎麼打醒對方。

「當然會，人經過地獄又回來後人不為人，是妖魔。」至於例子多到數不清，而在流面前的那隻蛟便是其中之一。

「嗚嗯.....？」歪頭，怎麼覺得對方的話語有點意有所指.....

身後的木門突然粗魯嘎拉作響，一聽就很像是有誰在毀壞門的粗暴。然後門同流之前一樣不懂要領硬是用力拉開，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名有著柴褐髮色的高大男性。
「打擾了-----」羽尾柳-吟柳大步跨過雜物堆從中撈出某隻捲縮的蛟，舉起拳頭大力揍。

流離他們有段距離，都聽見狠狠撞擊的頓物悶撞聲，第一次看到吟柳傳說中的不客氣揍人法，她只覺得.....

.....好痛。

被強制拉回意識的魑抬頭對上眼，便是標準怒火中燒的妖瞳。
流聽見一種似蛇非蛇的細長嘶喊，在吟柳反應過來前就只感覺到被甚麼重物撲壓，緊接著頸邊傳來刺痛和甚麼東西極速從體內被抽離的暈眩以及.....快感。

對流來說，這是第一次見到妖『進食』。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看他倆發出的聲音讓她覺得.....有點害羞。

斐尼見狀總覺得發展不妙，先是掛上停止營業的告示牌，緊接著順手把流趕去樓上稍作休息。
至於發狂的蛟在吃到足分量的鮮血之後逐漸回神，鮮紅視線恢復至一般景象時就見著那隻被自己弄到半死不活的狐狸。

「大蠢狐，可以不要用那麼危險的表情看人家嗎？」舔舔殘留在嘴邊，屬於對方的味道。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吟柳只覺得他招誰惹誰為什麼沒事被人吃血吃到半昏，只不過是感受到誰驚恐到召來暴雨他才追蹤空氣妖氣波動來到.....這。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你這混帳，冷靜了沒.....』瞬間大量失血的暈眩感還沒退，他乾脆使用妖語回罵。
嘖.....本來想直接打包誰回家強迫冷靜說.....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冷靜歸冷靜，身體某部分倒是暴走中。」魑笑著回應，乾脆趴壓在對方身上當隻寵蛇.....被對方脖子上的傷口吸引又忍不住多舔幾口。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什麼啦.....』一時間無法深入思考，不知道對方又在意有所指什麼。『怎麼了....算了你別說。』
他問，又反悔，他可不想又引來大雨回不了家。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人家擔心你在這邊會引來不懷好意的傢伙，」妖異的鮮血總是會招來不淨之物，「回家唄？」嘴上是這麼詢問，手腳倒是很快速地把人橫抱在手上了。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無奈，不過真的沒有力氣揍人了。『喂.....流呢？』他記得剛才好像有看到自家當家在這裡，沒意外是嚇呆了吧。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縮回去的蛟角再度突長出，只是這次外頭沒有下雨，雨勢反而趨緩而逐漸晴朗。
「啊啦.....」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此時，在二樓看著木靈跟貓架起鐵網烤年糕的流忽然看見一條水做的小蛇從門縫溜進來。
『小妹抱歉.....今次給妳造成很大的麻煩...下回補償？』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噢.....」流眨眼，微笑搖頭，「不會，今天很開心，謝謝你兄長大人。」
然後看向逐漸放晴的窗外。「斐尼大人，我可以跟你們一起烤完年糕再回去嗎？」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水蛇撒嬌蹭了蹭流的臉頰才消失。
至於一邊的木靈已經把年糕烤了幾大塊在那，是準備當成晚餐了嗎？
「當然當然，那邊有佐料自己加。」流順著斐尼的手望過去，一大箱的調味罐子，大大小小的一堆。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海苔、乳酪、味噌、醬油、鹽、梅粉楓糖.....目測莫約二十來種。
斐尼將年糕切成小塊好方便食用，夾了幾塊烤得有些焦色年糕給流。
「請用。」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都是些沒看過的東西，流眼睛都發亮的小新接過年糕，「謝、謝謝.....」接過筷子後花了點時間讓他稍冷後才動口。
「好吃。」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要不要帶幾塊回去給妳的父親嚐嚐？」跟愛貓共食一塊的斐尼嚼著年糕發問。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阿，好。」慌張點頭，隨後才意識到好像又麻煩到人了。「.....可以嗎？」怯怯的又再確認一次。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當然可以，不過調味料不能給妳帶回去，妳只能帶年糕。」看著貓寵嚼嚼的可愛模樣，斐尼忍不住親了下貓耳。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謝謝你.....」又低頭道謝了一次。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在年糕餐之後，斐尼準備一個小紙袋好讓流方便帶回去，他送流到店門口，「路上小心。」雖然對狐妖來說這有些濕冷的天氣應該沒甚麼大礙。
而在關上店門的瞬間似乎撇見甚麼稀有種九尾狐妖.....總覺得自己被瞪了。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一走出門迎面就感受到那熟悉的刺膚妖氣，「父親大人～」然後開心走向站在轉角的那個人，將手上東西交給人。「禮物～」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見到女兒還是很開心的，月華又不自覺冒出狐狸耳朵，好在剛下過雨又加上這邊地屬偏僻，要不然被路過的激進厄除看到不大打一架才怪。

「我女兒怎麼變那麼美？」重點從來就不是禮物或是新衣服，而是女兒本身。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流無奈笑著，努力舉高手輕壓父親的狐耳。

「父親大人？我們回家？」微笑，比什麼時候都要來的輕鬆自在。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這才接過女兒送過來的禮物，被輕壓的狐耳垂下又縮回。

「小流今天玩得開心嗎？」牽好流免得她走失……笨父親如月華。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開心。」微笑，如童年般很自然牽上手。「兄長大人很體貼，然後……」她眨眼，無奈微笑，「想念父親大人。」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聽到女兒親口說想念自己，月華不只耳朵冒出來，連尾巴也竄出個兩三條在那邊晃啊晃。

「小流果然是最完美的女兒了。」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父親大人！」流無奈，改拉拉對方衣服。「……回家嗎？」

她覺得，讓父親待在街上會危險。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完全沒有自覺的月華笑著答應，「小流很急著回去？」這樣的話只能用妖術了吧。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點頭、用力點頭、讓父親快點離開這裡都好。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頭次見到女兒這麼歸心似箭，月華不多說立刻利用妖術將兩人傳回木屋，只是他有點想知道為何女兒忽然這麼緊張……？

「小流，發生甚麼事了嗎？」看到害怕的人？還是討厭的東西？

月華邊打開紙袋邊問著流。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好不容易鬆口氣結果父親本人是依舊狀況外，流感覺有點累、心理上的。
她搖頭，同時習慣性思索不會傷害到父親的話。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魑的話語迴盪在心中。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嗚嗯……」低垂頭，猶豫。
「擔心父親大人、被、厄除、發現……」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果然是狀況外，月華一臉狐疑望著流。
「那之後變成狐狸跟在小流身邊？這樣小流就不必擔心了吧？」天真如月華，將有些涼掉的年糕重新烤了下擺盤放到桌上。
「小流有時候一臉想說甚麼又不敢說的模樣。」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流點頭又搖頭，是這樣又不是這樣，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又飛了。
「不想父親大人……被抓……」吸口氣又無奈洩氣。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這樣啊。」月華有些落寞地垂下狐耳，「九尾狐的身分的確太醒目……」無奈晃動身後那九條毛茸茸的尾巴，是力量的象徵卻也同時是靶子。
「可是小流也會想出去玩玩吧？跟朋友……休假的時候也不一定要窩在家喔。」多少會擔心自己是否礙到女兒的交友圈子，雖然很想跟在女兒身邊卻也不希望因此讓她被孤立。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搖搖頭，對她來說陪在父親身邊的時間沒以前多了。
「想陪在父親身邊。」這次她將內心話說出來，鬆了口氣的微笑。「難得休假想陪父親。」又強調一次。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是嗎……小流在外頭吃過了？晚餐。」想想這時間也該開始準備了，但又擔心女兒已先行吃過這樣就會太撐。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流搖頭，「一起吃。」然後笑著窩上父親尾巴。「我是父親的女兒……」滿足輕蹭。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女兒窩在自己尾巴裡的模樣真的很可愛，月華看著就出神完全停下手邊的動作。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窩了好一段時間，流才注意到父親的動作，於是她抬起頭望著對方。

「父親大人……啊！」像是想到什麼的慌張起身坐回對方面前，「我們開動吧？」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溺愛女兒的月華特意將椅子拉到對方身邊，尾巴包著對方。

「不加調味料嗎？」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不用……吧？」流抱著狐尾，隨後像是想起什麼的抱起之前的人工毛披肩，甩了甩，「父親大人，喜歡嗎？」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怎麼問我喜不喜歡。」月華忍不住被逗出笑聲，「不過披在小流身上真適合，衣服是訂製？感覺不像是一般街上會看到的設計。」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是……」微笑用披肩和對方狐尾輕拍打，「不過跟父親大人和伯父大人的尾巴比起來還是比較硬一點呢……」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頓時月華臉上的笑容僵了，等等，為什麼會跟兄長比較？

「……小流，躺、躺過兄長的尾、尾、尾巴……？」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嗚？」流被感染情緒的跟著緊張起來，「沒、沒有……只是伯父大人的尾巴應該跟父親大人一樣……吧？」

畢竟是小時後的印象，其實真要說她還覺得伯父大人在月色下晃動的尾巴似乎比身旁的九尾狐還要更柔更順。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其實仔細想想好像也沒甚麼，自己似乎反應過度。

「沒事沒事，我太激動了。」無奈笑著揉揉女兒的頭髮，「晚餐，吃吧。」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是，好~」微笑，像是彌補似的用力揪緊旁人尾巴蹭。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小流，不用勉強自己沒關係喔？」自己的寶貝女兒，有時候感覺是在勉強自己只為了讓他這個任性的父親開心。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咦？」流回望難得正經的九尾狐，「沒有勉強哦？」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真的嗎……」甚少垂下的狐耳，現在正是那個“甚少”。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是。」流正坐，相當用力點頭。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月華看起來還是有些不安，卻也提起笑容揉揉女兒的臉頰示意她快吃。

雖說和女兒相處也已經有了十幾個年頭，但對於如何拿捏作為父親的這個範圍似乎還是……一蹋糊塗。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給她太多負擔、太肆意妄為、又還是別跟得那麼緊稍微放手？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眨眼又眨眼，身後那九條狐尾巴也開始胡亂晃動。

不會攻擊的自己、又還是該說“封印”的自己，是否也該開始拿起武器了？

【妖夜分流嘆】2個月前

風吹來，在山上經常改變風向自由自在的風稍來某種清香。

那是令人懷念、懷念到想哭的熟悉氣味。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九條尾倏地僵直，原先垂下的狐耳也跟著挺高。

流見到父親大人像是要追趕什麼的立刻奪門而去。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這個氣味、不會錯、是他！！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急忙奔出木屋的月華，左顧右盼的，卻怎樣都沒看見最思念的他。

總和自己玩躲貓貓，就連深陷危機也從未出面，就這麼不想看到自己……？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被留在屋內的流整理心情、抱好披肩緩步走到木屋門前輕拍焦躁的人背部。

「父親大人，去把伯父大人抓回來吧？」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個月前

她微笑，剛才那陣風的味道她只能依稀辨認，可是如果能讓面前的人如此震驚，那也就只有那個人了。

【怪異】室町 鬼肖2個月前

月華立刻化為狐狸型態，疾步追上。

被留在原地的流甚至還看見父親大人遺留下來的金色狐火花。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看來真的相當想念親人。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流看著飛奔離去的金色身影，輕聲嘆息。
如果不是因為她，父親就可以安心去找尋伯父而不用顧慮自己。

【妖夜分流嘆】2 個月前
熟悉的金色狐尾晃過眼前。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不輕不重的掌心輕蓋在自己頭頂。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伯父大人？」回頭，只有金色的狐火在屋內飄逸。

【妖夜分流嘆】2 個月前
無語。

【妖夜分流嘆】2 個月前
對不起。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她真的不懂父親與伯父為何總是這樣你追我躲的，也知道現在特意出現在自己身邊不是為了她
而是因為——
「伯父大人，父親大人很想念你。」所以，不會幫忙傳話的。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伯父大人前腳剛走、父親大人後腳追上，屋內除了隱約閃著藍紅的金色火花之外，又多了些純正
燦金的火花。
平時溫和的金色狐火甚至都還開始有了灼熱的溫度——能感覺到父親大人的焦躁和怒意。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流很習慣安撫耍賴的父親，可是沒有看過真的生氣的對方。
「父親……大人？」她小心呼喚，有些後悔剛才沒有抓住伯父大人--「伯父大人說……『對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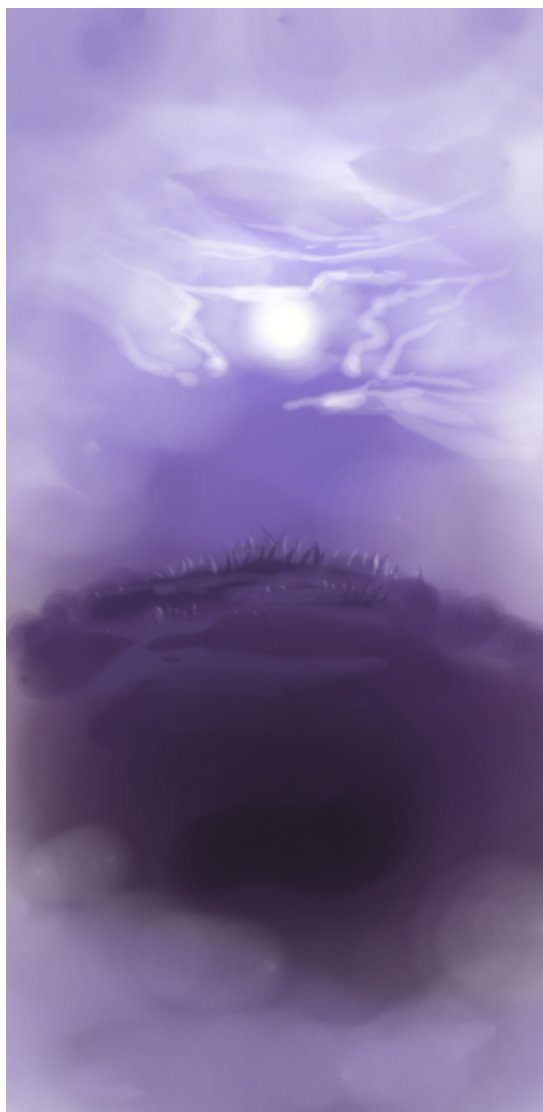
【怪異】室町 鬼肖2 個月前
女兒果然是最有效的降溫劑，狐火的溫度驟降成了溫熱的程度。
『不會讓他逃了。』淡淡回了句表示有聽見，就又追狐去了。

怪-吟柳+梧痕★厄-語鑣+流2 個月前
點點頭，目送父親離去。

風再吹來山間雲霧散開，她仰頭看，輕聲驚呼。

怪-吟柳+梧痕★厄-語鐮+流2個月前
今晚是月圓。

是伯父大人會偷跑回來的日子。



中場出現的幾隻布偶動物出自Century-薩納 所製 之二創物(孩子化)

@雙子兔+棕羊(善)+藍貓(沒出場)

@女神貓

@女神貓解說